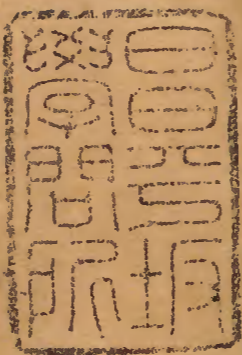


鄂國金佗粹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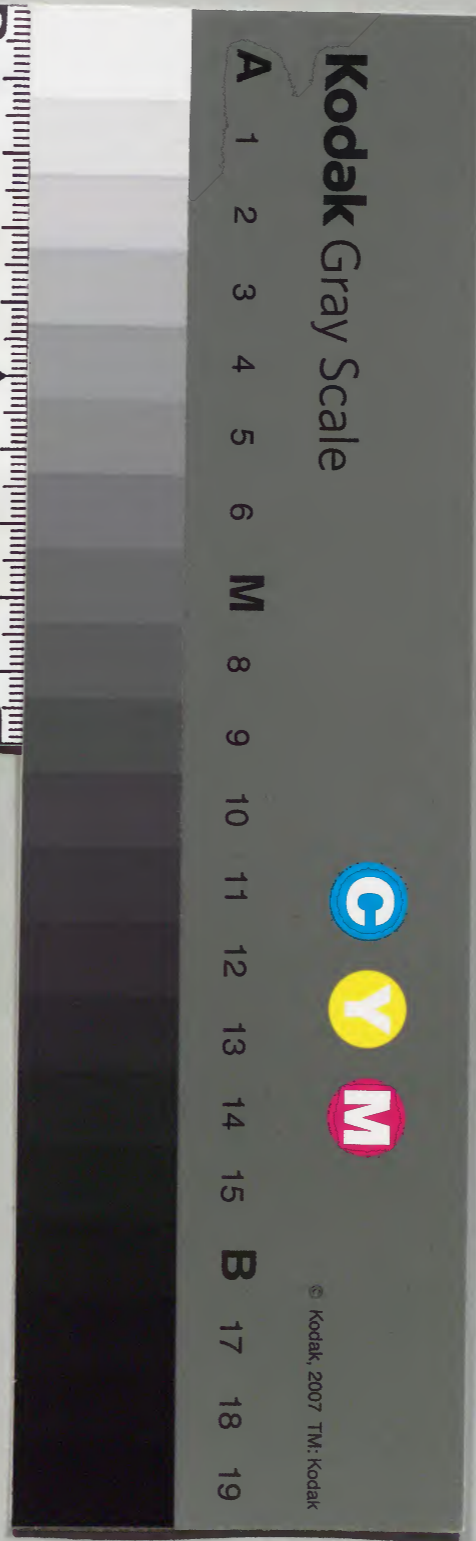
七之八



漢書門			
八	九	四	九
二	一	六	八
〇	二	八	九
冊	架	函	號

內閣文庫			
八	九	四	九
二	一	六	八
〇	二	八	九
冊	架	函	號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8949
冊數	20 ( 4 )	
函號	287	90



鄂國金佗粹編卷第七

淺草文庫

孫奉議郎權發遣嘉興軍府兼管勸農事岳珂編進

行實編年卷之四



紹興六年  
紹興七年  
紹興八年  
紹興九年

紹興六年 丙辰歲 年三十四

梁興來 兼營田使 入覲 賜

金器 移屯襄陽易武勝定國軍

節度使 除宣撫副使 周國夫

人姚氏薨 起復 虢州寄治

盧氏縣 被長水縣

賊業陽 滿在 淮西

戰孫洪澗 等 戰

戰何家寨

白塔 賜銀合茶藥

賜



賜

春正月太行山忠義保社梁興等百餘人奪  
河徑渡至先臣軍前先臣 上曰杲爾  
當優與官以勸功者若此等人來歸方見敵  
情遂 詔先臣 三月兼營田使以都督  
行府議事至平 陳去 在所不遠願  
一見 天顏九日得 旨引見面秦襄陽唐  
鄧隨郢金房均州信陽軍舊 京西南路乞  
改正如舊制又 襄陽 收復後未置監司  
州縣無以按察 納之以李若虛為京

西南路提舉兼轉運使刑公事又令湖北襄陽府路如有闕官自知通以下許先臣自擇強明清幹者賜薦舉改官陞擢差遣其有蠹政害民自對移放罷

十九日賜二百兩士卒

犒賞有差都督張浚諸大帥浚於

座中獨稱先臣倚命韓世忠屯

承楚以圖淮陽劉光世州以招北軍張

浚屯盱胎揚沂中為浚後翼特命先臣襄

陽以窺中原謂先臣曰此事君之素志也惟君勉之先臣奉命遂移屯京西三月易武勝定國兩鎮之節除宣撫副使置司襄陽加食邑五百戶食實封二百戶制詞有曰洛都甫邇王氣猶在於伊瀍陵寢具存廟貌未移於鍾簏所以寓責望之意深矣先臣以宣撫重名自非廊廟近臣及勲伐高世者不可委授上章力辭上賜詔曰漢高帝一日得韓信齋戒築壇拜為大將授數萬之衆

雖舉軍盡驚而高帝不以爲過與待絳灌樊  
鄴輩計級受賞者有間矣豈非用人傑之才  
固自有體耶卿智勇兼資忠義尤篤計無遺  
策動必有成勲伐之盛焜燿一時豈止與淮  
陰侯初遇高帝比哉夏四月上命至武昌  
調軍丁周國夫人姚氏憂上遣使撫問即  
日降制起復勅本司官屬將佐本路監司守  
臣躬請視事賻贈常與外加賜銀絹千匹兩  
襄奉之事鄂守主之先臣扶櫬至廬山連表

懇辭乞守終喪之志上悉封還親札慰諭  
又累詔促起乃勉奉命復屯襄漢秋七  
月上命先臣凡移文僞境於宣撫職位中  
增河東二字及節制河北路五字八月遣王  
貴郝政董先攻虢州寄治盧氏縣下之殲其  
守兵獲糧十五萬石降其衆數萬上聞之  
以語張浚等浚曰飛措畫甚大今已至伊洛  
則太行山一帶山寨必有通謀者自梁興之  
來飛意甚堅十三日遣揚再興進兵至西

京長水縣之業陽僞順州安撫張宣贊失其名  
命孫都統失其名及其後軍統制滿在以兵數  
千拒官軍再興出戰斬孫都統擒滿在殺五  
百餘人俘將吏百餘人餘黨奔潰明日再戰  
于孫洪澗破其衆二千復長水縣得糧二萬  
餘石以給百姓官兵於是西京險要之地  
盡復又得僞齊所留馬萬匹芻粟數十萬中  
原響應先臣又遣至蔡州焚賊糗糧上賜  
詔褒之有曰進貔虎以憑陵戮鯨鯢於頃刻

又曰長驅將入於三川震響傍驚於五路九  
月劉豫遣子麟姪猊許清臣李鄴馮長寧以  
叛將李成孔彥舟關師古合兵七十萬分道  
犯淮西諸將皆大恐劉光世欲舍廬州張俊  
欲棄盱眙同奏乞召先臣以兵東下欲令先  
臣獨撓其餘而已得退保中外大震都督張  
浚聞之以書戒俊曰賊豫之兵以逆犯順若  
不勦除何以立國平日亦安用養兵爲今日  
之事有進擊無退保遂言於上曰岳飛一

動則襄漢有警復何所制力沮其議光世竟  
舍廬州退保采石上憂之乃以親札付  
浚曰不用命者以軍法從事俊光世始聽命  
還戰上猶慮其不足任復召先臣初先臣  
自收曹成至平楊么凡六年皆以盛夏行師  
爲炎瘴所侵遂成目疾重以母喪哭泣太過  
及是疾逾甚所居用重帟蔽明不勝楚痛然  
聞詔即日啓行上聞之遣醫官皇甫知  
常及僧中印以駟騎相繼至軍療治會麟敗

先臣至江州不違元詔冬十一月十九日  
奏至上語趙鼎喜其尊朝廷誦司馬光  
通鑑名分之說以稱之賜札曰聞卿目疾  
小愈即提兵東下委身徇國竭節事君  
於卿見之良用嘉歎今淮西賊遁未有他警  
已諭張浚從長措置卿更不須進發其或襄  
鄧陳蔡有機可乘即依張浚已行事理從長  
措置亦卿平日之志也先臣奉詔遂還軍  
時僞齊於唐州北何家寨置鎮汝軍屯兵聚

糧爲窺唐計先臣遣王貴董先等攻毀之有  
僞五大王劉復擁兵出城迎敵初十日貴等  
遇之于大標木依山而陣衆幾十倍一戰俱  
北橫屍蔽野直抵鎮汝軍焚其營而有其糧  
僞都統薛亨以衆十萬掠唐鄧來援貴先嚴  
兵待之旣戰陽北命馮賽以奇兵饒出其後  
亨果來追先回兵夾擊賊大敗生擒薛亨及  
僞河南府中軍統制郭德等凡七人殺獲萬  
計俘獻行在五大王以匹馬逃先臣即奏

原

云已至蔡境欲遂圖蔡以規取中鹿止恐  
僞齊有重兵繼援未可與戰不許然貴等已  
至蔡城閉拒未下先臣使人返之貴等回至  
白塔李成率劉復李序商元孔彥舟王爪角  
王大節賈關索等併兵來絕貴歸路以馬軍  
迎擊賊兵盡敗追殺五里餘還至牛蹄賊復  
益兵追及之有數千騎方渡澗爲董先所擊  
盡擁入澗中積屍填谷得馬二千餘匹及衣  
甲器仗等降騎兵三千餘人賊兵之在蔡者



望見官軍皆引遁。上聞捷大悅，賜扎獎。諭曰：「卿學深籌略，動中事機，加兵宛葉之間，奪險松栢之塞，仍俘甲馬，就食糧糗，登聞三捷之功，實冠萬人之勇。蓋申述商元等戰效也。」又遣內侍傳宣撫問，賜銀合茶藥。十二月大雪苦寒，上以先臣方按邊暴露，手詔撫勞，有曰：「非我忠臣，莫雪大耻。」又遣賜馬鞍四鐵簡二香茶藥等，傳宣撫問召赴行在。

紹興七年 丁巳歲 年三十五

入覲 論馬 扈從至建康 除太尉 除宣撫使 陞營田大使 論恢復大計 論劉光世軍 解兵柄 復軍 乞以本軍討劉豫 論建都 乞進屯淮甸 計廢劉豫 賜燕及茶藥等

春正月入見 上從容與談用兵之要，因問先臣曰：「卿在軍中得良馬否？」先臣曰：「驥不稱。」

其力稱其德也臣有二馬故常竒之日噉芻  
豆至數斛飲泉一斛然非精潔則寧餓死不  
受介冑而馳其初若不甚疾比行百餘里始  
振鬣長鳴奮迅示駿自午至酉猶可二百里  
褫鞍甲而不息不汗若無事然此其爲馬受  
大而不苟取力裕而不求逞致遠之材也值  
復襄陽平揚么不事相繼以死今所乘者不  
然日所受不過數升而秣不擇粟飲不擇泉  
攬轡未安踴躍疾驅甫百里力竭汗喘殆欲

斃然此其爲馬寡取易盈好逞易窮駑鈍之  
材也 上稱善久之曰卿今議論極進二月  
除起復大尉加食邑五百戶實封二百戶  
制詞有積獲齊山俘累載道令行塞外響震  
關中等語賞商號等功也繼除宣撫使兼營  
田大使三月扈 從至建康十四日以劉光  
世所統王德鄴瓊等兵五萬二千三百一十  
二人馬三千一十九匹隸先臣且 詔王德  
等曰聽飛號令如 朕親行先臣乃數見

上論恢復之略以爲劉豫者金人之屏蔽必  
先去之然後可圖因慷慨手疏言臣自國  
家變故以來從陛下於戎伍實有致身報  
國復讎雪耻之心幸憑社稷威靈前後粗  
立薄効陛下錄臣微勞擢自布衣曾未十  
年官至太尉品秩比三公恩數視二府又增  
重使名宣撫諸路臣一介賤微寵榮超躡有  
踰涯分今者又蒙益臣軍馬使濟恢圖臣  
實何人誤蒙神聖之知如此敢不晝度夜

思以圖報稱臣竊揣敵情所以立劉豫於  
河南而付之齊秦之地蓋欲荼毒中原以中  
國而攻中國粘罕因得休兵養馬觀釁乘隙  
包藏不淺臣謂不以此時稟陛下睿筭  
妙略以伐其謀使劉豫父子隔絕五路叛將  
還歸兩河故地漸復則金人之詭計日生浸  
益難圖然臣愚欲望陛下假臣日月勿拘  
其淹速使敵莫測臣之舉措萬一得便可入  
則提兵直趨京洛據河陽陝府潼關以號

召五路之叛將叛將既還王師前進彼必棄  
汴都而走河北京畿陝右可以盡復至於  
京東諸郡陛下付之韓世忠張俊亦可便  
下臣然後分兵濬滑經略兩河如此則劉豫  
父子斷必成擒大遼有可立之形金人有破  
滅之理為陛下社稷長久無窮之計實  
在此舉假令汝穎陳蔡堅壁清野商於魏略  
分屯要害進或無糧可因攻或難於餽運臣  
願歛兵退保上流賊必襲而南臣俟其來當

率諸將或挫其銳或待其疲賊利速戰不得  
所欲勢必復還臣當設伏邀其歸路小入則  
小勝大入則大勝然後徐圖再舉設若賊見  
上流進兵併力侵淮上或分兵攻犯四川臣  
即長驅擣其巢穴賊困於奔命勢窮力殫縱  
今年未終平殄來歲必得所欲陛下還歸  
舊京或進都襄陽關中唯陛下所擇也  
臣聞興師十萬戶費千金力外騷動七十萬  
家此豈細事然古者命將出師民不再役糧

不再籍蓋慮周而用足也今臣部曲遠在上  
流去朝廷數千里平時每有糧食不足之  
憂是以去秋臣兵深入陝洛而在寨卒伍有  
飢餓而死者臣故亟還前功不遂致使賊地  
陷偽忠義之人旋被剗殺皆臣之罪今日唯  
賴陛下戒勅有司恪恭迺事俾臣得一意  
靜慮不以兵食亂其方寸則謀定計審方能  
濟此大事異時迎還太上皇帝寧德皇  
后梓宮奉邀天眷以得歸故國使宗廟再

安萬姓同歡陛下高枕萬年無北顧之憂  
臣之志願畢矣然後乞身歸田里此臣夙夜  
所自許者疏奏上以親札答之曰有臣如  
此顧復何憂進止之機朕不中制復召至  
寢間命之曰中興之事朕一以委卿又賜  
親札曰前議已決進止之機委卿自專先發  
制人正在今日不可失也先臣復奏申述前  
志賜札報曰覽卿近奏毅然以恢復為請  
豈天實啓之將以輔成朕志行遂中興

耶又令節制光州方率厲將士將合師大舉  
進圖中原會秦檜主和議忌其成功沮之其  
議遂寢王德鄴瓊之兵亦不復畀之矣夏奉  
詔詣都督府與張浚議軍事時王德鄴瓊之  
之兵猶未有所付浚意屬呂祉乃謂先臣曰  
王德之爲將淮西軍之所服也浚欲以爲都  
統制而命呂祉以都督府參謀領之如何先  
臣曰淮西一軍多叛亡盜賊變亂反掌耳王  
德與鄴瓊故等夷素不相下一旦握之在上

則必爭呂尚書雖通才然書生不習軍旅不  
足以服其衆飛謂必擇諸大將之可任者付  
之然後可定不然此曹未可測也浚曰張宣  
撫如何先臣曰張宣撫宿將飛之舊帥也然  
其爲人暴而寡謀且鄴瓊之素不服或未能  
安反側浚又曰然則揚沂中耳先臣曰沂中  
之視德等爾豈能御此軍事沒艱然曰浚固  
知非太尉不可也先臣曰都督以正問飛不  
敢不盡其愚然豈以得失爲計耶即日上章

乞解兵柄步歸廬山廬於周國夫人姚氏墓側浚怒以兵部侍郎張宗元爲湖北京西宣撫判官監其軍宗元日閱部伍乃心服先臣之能上時連詔促先臣還軍先臣力辭詔屬吏造廬以死請不得已乃趨朝既見猶請待罪上知其故優詔答之俾復其位而還宗元宗元歸復于上曰將帥輯和軍旅精銳上則稟承朝廷命令人懷忠孝下則訓習武伎衆和而勇此皆宣撫岳飛

訓養之所致上大悅賜哀詔曰想鉅鹿李齊之賢未嘗忘也聞細柳亞夫之令稱善久之先臣遂上疏曰逆豫逋誅尚穴中土陵寢乏祀皇圖偏安陛下六飛時巡越在海際天下之愚夫愚婦咸願伸鋤奮挺以致死于敵而陛下審重此舉累年于茲雖嘗分命將臣鼎峙江漢僅能自守以待敵不敢遠攻而求勝是以天下忠憤之氣日以沮喪中原來蘇之望日以衰息歲月益久汙染漸

深趨向一背不復可以轉移此其利害誠爲  
易見臣待罪閩外不能宣國威靈致神  
州隔於王化虜僞宄於宮闕死有餘罪  
敢逃司敗之誅陛下比者寢閣之命咸謂  
聖斷已堅何至今日尚未決策北向臣願因  
此時上稟陛下睿筭不煩濟師只以本軍  
進討庶少塞鰥官之責以成陛下寤寐中  
興之志順天之道因人之情以曲直爲壯老  
以逆順爲強弱萬全之効茲焉可必惟陛下

下力斷而行之疏奏御札報曰覽卿來奏  
備見忠誠深用嘉歎恢復之事朕未嘗一日  
敢忘于心正賴卿等乘機料敵力圖大功如  
卿一軍士馬精銳紀律修明鼓而用之可保  
全勝卿其勉之副朕注意先臣奉詔將  
行乃復奏以爲錢塘僻在海隅非用武之地  
臣願陛下建都上游用漢光武故事親帥  
六軍往來督戰庶將士知聖意之所向人  
人用命臣當仗國威靈鼓行北向未報而



鄴瓊叛初先臣既還軍張浚竟用呂祉爲宣撫判官王德爲都統制護其軍瓊果大噪不服訟德於浚浚懼乃更以張俊爲宣撫使揚沂中爲制置使呂祉爲安撫使而召德以本軍還爲都督府都統制瓊益不服擁兵詣祉執而斬之盡其衆七萬走僞齊報至中外大震浚始悔不用先臣言於是上詔報先臣以兵叛之後事既異前遷都之舉宜俟機會先臣復上奏云叛將負國臣竊憤之願

進屯淮甸伺番僞機便奮擊期於破滅降詔獎諭而不之許先臣奉詔以舟師駐于江州爲淮浙聲援得報虜以廢僞齊先是六年先臣在襄漢豫兵連衄其爪牙心腹之將或擒或叛屢不自振然依金人之勢尚稽靈誅先臣知粘罕主豫而兀朮常不快于粘罕可以間而動是年十月謀報兀朮欲與豫分兵自清河來上令先臣激厲將士以備俄兀朮遣謀者至先臣軍爲邏卒所獲縛至前

吏請斬之先臣愕視曰汝非張斌耶本吾軍  
中人也引至私室責之曰吾卿者遣汝以蠟  
書至齊約誘致四太子而共殺之汝往不復  
來吾繼遣人問齊帝已許我今年冬以會合  
寇江爲名致四太子于清河矣然汝所持書  
竟不至何背我耶謀冀緩死即詭服乃作蠟  
書言與僞齊同謀誅兀朮事曰八月交鋒我  
窮力相擊彼已不疑江上之約其遂矣事濟  
宋與齊爲兄弟國因謂謀者曰汝罪萬死吾

今貸汝復遣至齊問舉兵期宜以死報刳股  
納書厚幣丁寧戒勿泄謀唯唯拜謝而出復  
召之還益以幣重諭之乃遣至于再三謀徑  
抵兀朮所出書示之兀朮大驚馳白其主於  
是清河之警言不復聞豫以故得罪遂見廢奪  
先臣於是上奏謂宜乘廢立之際擣其不備  
長驅以取中原不報 上又遣江諮至江州  
就賜茶藥酒果及錫燕宣勞且賜 御札嘉  
獎

紹興八年 戊午歲 年三十六

還軍鄂州 備金人且入覲 論和

議非計

春二月還軍鄂州復累請于 朝秦檜難之  
令條具曲折先臣歷述利害以聞不報五月  
謀報金人駐兵京師順昌淮陽陳蔡徐宿等  
郡期以秋冬大舉南寇又分三路兵聲言欲  
迎敵兵太尉 朝廷第令隄備命先臣明遠  
斥堠習水戰練閱軍實爲待敵計不發兵深

入先臣亦日夜訓閱更迭調軍屯襄漢備守  
而已秋召赴 行在金人遣使議和將歸我  
河南地先臣入對 上諭之先臣曰夷狄不  
可信和好不可恃相臣謀國不臧恐貽後世  
譏議 上默然宰相秦檜聞而銜之已而金  
使至和議決 上復 親札歸功於先臣勅  
力練兵扶顛持危之効先臣不樂謂幕中人  
曰犬羊安得有盟信耶

紹興九年 己未歲 年三十七

講和授開府儀同三司 諭虜情  
春三月以復河南 赦天下先臣表謝寓和  
議未便之意有曰婁欽獻言於漢帝魏絳發  
策於晉公皆盟墨未乾顧口血猶在俄驅南  
牧之馬旋興北伐之師蓋夷虜不情而犬羊  
無信莫守金石之約難充谿壑之求圖暫安  
而解倒垂猶之可也顧長慮而尊 中國豈  
其然乎末曰臣幸遇明時獲觀盛事身居將  
閫功無補於涓埃口誦 詔書面有慚於軍

旅尚作聰明而過慮徒懷猶豫以致疑謂無  
事而請和者謀恐卑辭而益幣者進願定謀  
於全勝期收地於兩河 手燕雲終欲復讎  
而報 國誓心天地當令稽首以稱藩十一  
月授開府儀同三司加食邑五百戶食實封  
三百戶時三大帥皆以和議成進秩一等先  
臣獨力辭且於貼黃陳情曰臣待罪二府理  
有當言不敢緘默夫虜情姦詐臣於面對已  
嘗奏陳竊惟今日之事可危而不可安可憂

而不可賀可以訓兵飭士謹備不虞不可以  
行賞論功取笑夷狄事關國政不容不陳  
初非立異於衆人實欲盡忠於王室欲望  
速行追寢示四夷以不可測之意萬一臣冒  
昧而受將來虜寇叛盟似傷朝廷之體  
上三詔猶不受復溫言獎激至以卻穀守  
學祭公克己爲稱不得已乃拜先臣益率士  
卒訓兵嚴備以虞旦夕之警分遣質信材辯  
者往伺虜情而上方遣齊安郡王士儂等謁

諸陵先臣自請以輕騎從士儂洒掃其實欲  
觀敵人之釁以誅其謀且上奏言虜人以和  
款我者十餘年矣不悟其姦受禍至此今復  
無事請和此殆必有肘腋之虞未能攻犯邊  
境又劉豫初廢藩籬空虛故詭爲此耳名以  
地歸我然實寄之也秦檜知其旨即奏新復  
故地之初正賴大將撫存軍旅賜詔褒諭  
而止之又勅先臣軍凡新界軍民毋得接  
納其自比而來者皆送還之所遣渡河之士

悉令收隸毋得往來

鄂國金佗粹編卷第七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鄂國金佗粹編卷第八

孫奉議即權發遣嘉興軍府兼管內勸農事岳珂編進

行實編年卷之五

紹興十年

紹興十一年

紹興十年 庚申歲 年三十八

金人叛盟 援劉錡 議建儲

加少保河南府陝西河東河北路

招討使 改河南北諸路招討使

分遣諸將復西京曹陳鄭趙州  
穎昌府永安南城軍等復垣曲  
沁水翼城縣等戰曹州宛亭縣  
渤海廟中牟縣京西黃河上西  
京河南府臨潁縣劭原曲陽永安  
軍等殺鵲旋即君王太保阿波  
那千戶李孝董萬戶千戶等擒  
劉來孫等駐郾城大破兀朮  
敗拐子馬五里店斬阿李

朮李董賜金盒茶藥賜金千  
兩銀五萬兩錢十萬緡賜錢二  
十萬緡戰小商橋斬撒八孛  
董及千戶等大戰穎昌府城西  
斬夏金吾及千戶等擒王松壽  
張來孫千戶阿黎不田瓘等賜  
錢二十萬緡駐朱仙鎮以背  
嵬破兀朮兀朮奔京師輯諸  
陵兀朮棄京師班師乞致

仕入觀

夏金人果叛盟犯拱亳諸州上大感先臣  
言以為忠五月下詔命先臣竭忠力圖大  
計頒奇功不次之賞崇戰士捐軀之典開諭  
兩河忠義之人結約招納賜御札曰金  
人過河侵犯東京復來占據已割舊疆卿  
素蘊忠義想深憤激凡對境事宜可以乘機  
取勝結約招納等事可悉從便措置若事體  
稍重合稟議者即具奏來時先臣亦以得警

報奏乞詣在所陳機密會劉錡據順昌抗  
虜告急于朝上亟命先臣馳援先臣奏  
詔即遣張憲姚政赴順昌復奏請觀上  
遣李若虛至軍賜札曰金人再犯東京  
賊方在境難以召卿還來面議今遣李若虛  
前去就卿商量又曰施設之方則委任卿  
朕不可以遙度也先臣於是乃命王貴牛臯  
董先揚再興孟邦傑李實等提兵自陝以東  
西京汝鄭潁昌陳曹光蔡諸郡分布經略又



遣梁興渡河會合忠義社取河東北州縣調  
兵之日命各語其衆人期以河北平乃相見  
又遣官軍東援劉錡西援郭浩控金商之要  
應川陝之師而自以其軍長驅以闕中原將  
發熏衣盥沐閉齋閣子書上奏言儲貳事  
其略曰今欲恢復必先正國本以安人心  
然後不常厥居以示不忘復讎之志初八年  
秋先臣因召對議建儲事得詣資善堂見  
孝宗皇帝英明雄偉退而歎喜曰中興基

本其在是乎家人問其所以喜先臣曰獲見  
聖子社稷得人矣其乞詣行在也蓋欲面  
陳大計及李若虛來先臣亦以機會不可失  
不復敢乞觀乃疏言之上得奏歎其忠  
御禮報曰非忱誠忠謹則言不及此六月授  
少保兼河南府路陝西河東河北路招討使  
制詞有曰氣吞強虜壯自比於票姚志清中  
原誓有同於祖逖又曰舉素定之成謀攄久  
懷之宿憤嘉先臣之志在戰不在和也先臣

益以無功辭不受。上詔諭之曰：卿陳義甚高，朕所嘉歎。第惟同時並拜二三大帥，皆以次受命，卿欲終辭，異乎蘧伯玉之用心也。先臣乃不敢辭，尋改河南北諸路招討使，未幾所遣諸將及會合之士，皆響應相繼奏功。李寶捷于曹州，又捷于宛亭縣，荆堙殺其千戶三人，并大將鵠旋郎君，又捷于渤海廟閏。六月，張憲敗虜于潁昌府。二十日，復潁昌府。先臣親帥大軍去蔡而北。上以先臣身先

忠義許國賜。札獎諭張憲，遂進兵陳州。二十四日，破其三千餘騎。翟將軍益兵以來，復敗之，獲其將王太保。復陳州，韓常及鎮國大王邪也，字董，再以六千騎寇潁昌。二十五日，董先姚政敗之。是日，王貴之將楊成破賊帥漫，獨化五千餘人于鄭州。復鄭州。二十九日，劉政復劫之于中牟縣，獲馬三百五十餘匹，驢騾百頭。漫獨化不知存亡。秋七月一日，張應韓清復。西京破，其衆數千牛，臯傳

選捷于京西又捷于黃河上孟邦傑復永安  
軍初二日其將楊遇復南城軍又與劉政捷  
于西京偽守李成王勝等以兵十餘萬走  
棄洛陽歸懷孟時大軍在潁昌諸將分路出  
戰先臣自以輕騎駐于郟城縣方日進未已  
兀术大懼會龍虎大王于東京議以為諸  
帥皆易與獨先臣孤軍深入將勇而兵精且  
有河北忠義響應之援其鋒不可當欲誘致  
其師併力一戰朝廷聞之大以先臣一軍

為慮賜札報先臣裨占穩自固先臣曰虜  
之技窮矣使誠如謀言亦不足畏也乃日出  
一軍挑虜且罵之兀术怒其敗初八日果合  
龍虎大王蓋天大王及偽昭武大將軍韓常  
之兵逼郟城先臣遣臣雲領背嵬遊奕馬軍  
直貫虜陣謂之曰必勝而後返如不用命吾  
先斬汝矣鏖戰數十合賊屍布野得馬數百  
匹揚再興以單騎入其軍擒兀术不獲手殺  
數百人而還初兀术有勁軍皆重鎧貫以韋

索凡三人爲聯號拐子馬又號鐵浮圖堵墻而進官軍不能當所至屢勝是戰也以萬五千騎來諸將懼先臣笑曰易爾乃命步人以麻扎刀入陣勿仰視第斫馬足拐子馬旣相聯合一馬債二馬皆不能行坐而待斃官軍奮擊僵屍如丘兀朮大慟曰自海上起兵皆以此勝今已矣拐子馬由是遂廢兀朮復益兵至郾城北五里店初十日背嵬部將王綱以五十騎出覘虜遇之奮身先入斬其將阿

略

李朵孛董賊大駭先臣時出路戰地望見黃塵蔽天衆欲少卻先臣曰不可汝等封侯取賞之機正在此舉豈可後時自以四十騎馳出都訓練霍堅者扣馬諫曰相公爲國重臣安危所係奈何輕敵先臣鞭堅手麾之曰非爾所知乃突戰賊陣前左右馳射士氣增倍無不一當百呼聲動地一鼓攻之捷聞上賜扎口覽卿奏八日之戰虜以精騎衝堅自謂竒計卿遣背嵬遊奕迎破賊鋒戕其酋

領實爲雋功然大敵在近卿以一軍獨與決戰忠義所奮神明助之再三嘉歎不忘于懷時上又遣內侍李世良詣先臣軍傳宣撫問賜金合茶藥金千兩銀五萬兩錢十萬緡尋又賜錢二十萬緡半以賞復鄭州兵半以予宣撫司非時支使兀朮又率其衆併力復來頓兵十二萬于臨潁縣十三日揚再興以三百騎至小商橋與賊遇再興驟與之戰殺虜二千餘人并萬戶撤八字堇千戶百人長

毛毛可百餘人再興死之張憲繼至破其潰兵八千兀朮夜遁郾城方再捷先臣謂臣雲曰賊犯郾城屢失利必回鋒以攻潁昌汝宜速以背嵬援王貴旣而兀朮果以兵十萬騎三萬來於是貴將遊奕雲將背嵬戰于城西虜陣自舞陽橋以南橫亘十餘里金鼓振天城堞爲搖臣雲令諸軍勿牽馬執俘視柳而發以騎兵八百挺前決戰步軍張左右翼繼進自辰至午戰方酣董先胡清繼之虜大敗

死者五千餘人殺其統軍上將軍夏金吾失  
其名并千戶五人擒渤海漢兒王松壽女真  
漢兒都提點千戶張來孫千戶阿黎不左班  
祇候承制田瓘以下七十八人小番二千餘  
人獲馬三千餘匹及雪護闌馬一匹金印十  
枚以獻兀朮狼狽遁去副統軍粘汗孛董重  
創輿至京師而死十八日張憲之將徐慶  
李山等復捷于臨穎之東北破其衆六千獲  
馬百匹追奔十五里先臣上郾城諸捷上

大喜賜詔稱述其事曰自羯胡入寇今十  
五年我師臨陣何啻百戰曾未聞遠以孤軍  
當茲巨孽抗犬羊並集之衆於平原曠野之  
中如今日之用命者也復詔賜錢二十萬  
緡以犒軍是月梁興會太行忠義及兩河豪  
傑趙雲李進董榮牛顯張峪等破賊于絳州  
垣曲縣虜入城復拔之擒其千戶劉來孫等  
一十四人獲馬百餘匹及器甲等又捷于泌  
水縣復之斬賊將阿波那千戶李孛董死者

無數又追至于孟州王屋縣之邵原漢兒軍  
張太保成太保等以所部六十餘人降又追  
至東陽賊棄營而去追殺三十人獲其所遺  
馬八匹衣甲刀鎗旗幟無數又至濟源縣之  
曲陽破高太尉之兵五千餘騎屍布十里獲  
器械槍刀旗鼓甚衆擒者八十餘人高太尉  
引懷孟衛等州之兵萬餘人再戰又破之賊  
死者十之八擒者百餘人得馬驢騾二百餘  
頭高太尉以餘卒逃又敗之于翼城縣復翼

城縣又會喬握堅等復趙州李興捷于河南  
府又捷于永安軍中原大震先臣上奏以謂  
趙俊喬握堅梁興董榮等過河之後河北人  
心往往自亂願歸 朝廷臣契勘金賊近累  
敗衄虜酋四太子等皆令老小渡河惟是賊  
衆尚徘徊於 京城南壁近卻遣八千人過  
河北此正是 陛下中興之機金賊必亡之  
日苟不乘時必貽後患檜沮之第報揚沂中  
劉錡新除而不言所遣先臣獨以其軍進至

朱仙鎮距京師纔四十五里兀木復聚兵  
且悉京師兵十萬來敵對壘而陳先臣按  
兵不動遣驍將以背嵬騎五百奮擊大破之  
兀木奔還京師先臣遂令李興檄陵臺令  
朱正甫行視諸陵輯永安永昌永  
熙等陵神臺枳橘栢株之廢伐者補而全之  
先是先臣自紹興五年遣義士梁興敗金人  
於太行殺其偽馬五太師及萬戶耿光祿破  
平陽府神山縣遣張橫敗金人於憲州擒嵐

憲兩州同知及岢嵐軍事判官遣高岫魏浩  
等破懷州萬善鎮又密遣梁興等宣布朝  
廷德意招結兩河忠義豪傑之人相與犄角  
破賊又遣邊俊李喜等渡河撫諭申固其約  
河東山寨韋詮等皆歛兵固堡以待王師烏  
陵思謀虜之黠酋也亦不能制其下但諭百  
姓曰毋輕動俟岳家軍來當迎降或率其部  
伍舉兵來歸李通之衆五百餘人胡清之衆  
一千一百八人李寶之衆八千李興之衆二



千懷衛州張恩等九人相繼而至白馬山寨  
首領孫淇等偽統制王鎮統領崔慶將官李  
觀秉義郎李清及崔虎劉永壽孟阜華旺等  
皆全率所部至麾下以至虜酋之腹心禁衛  
如龍虎大王下忤查千戶高勇之屬及張仔  
揚進等亦密受先臣旗榜率其衆自北方來  
降韓常又以頴昌之敗失夏金吾金吾兀朮  
子塔也畏罪不敢還屯于長葛密遣使願以  
其衆五萬降先臣遣賈興報許之是時虜酋

動息及其山川險隘先臣盡得其實自磁相  
開德澤潞晉絳汾隰豪傑期日與兵衆所揭  
旗皆以岳爲號聞風響應及是朱仙鎮之捷  
先臣欲乘勝深入兩河忠義百萬聞先臣不  
日渡河奔命如恐不及各齎兵仗糧食團結  
以後先臣父老百姓爭挽車牽牛載糗糧以  
餽義軍頂盆焚香迎拜而候之者充滿道路  
虜所置守令熟視莫敢誰何自燕以南號令  
不復行兀朮以敗故復簽軍以抗先臣河北

諸郡無一人從者乃自嘆曰自我起北方以  
來未有如今日之挫衄先臣亦喜語其下曰  
這回殺番人直到黃龍府當與諸君痛飲時  
方畫受降之策指日渡河秦檜私于金人力  
主和議欲畫淮以比棄之聞先臣將成功大  
懼遂力請于上下 詔班師先臣上疏曰  
虜人巢穴盡聚 東京屢戰屢奔銳氣沮喪  
得間探報虜已盡棄輜重疾走渡河况今豪  
傑向風士卒用命天時人事強弱已見時不

再來機難輕失臣日夜料之熟矣惟陛下  
圖之疏累千百言 上亦銳意恢復欲觀成  
効以 御札報之曰得卿十八日 奏言  
班師機會誠為可惜卿忠義許國言詞激切  
朕心不忘卿且少駐近便得地利處報揚沂  
中劉錡同共相度如有機會可乘即約期並  
進檜聞之益懼知先臣之 乃先  
詔韓世忠張俊揚沂中劉錡各以本軍歸而  
後言于 上以先臣孤軍不可留乞姑令班

師一日而奉金書字牌者十有二故先臣  
嗟惋至泣東向再拜曰臣十年之力廢於一  
旦非臣不稱職權臣秦檜實誤陛下也諸  
軍既先退先臣孤軍深在敵境懼兀术知之  
斷其歸路乃聲言將翌日舉兵渡河兀术疑  
京城之民爲先臣夜棄而出北遁百里先臣  
始班師父老人民大失望遮先臣馬首慟哭  
而訴曰我等頂香盆運糧草以迎官軍虜人  
悉知之今日相公去此某等不遺噍類矣先

臣亦立馬悲咽命左右取詔書以示曰  
朝廷有詔吾不得擅留勞苦再四而遣之  
哭聲震野及至蔡有進士數百輩及僧道父  
老百姓全集于庭進士一人相帥叩頭曰某  
等淪陷腥羶將逾一紀伏聞宣相整軍北來  
志在恢復某等跂望車馬之音以日爲歲今  
先聲所至故疆漸復醜虜鳥奔民方室家胥  
慶以謂幸脫左袵忽聞宣相班師誠所未論  
宣相縱不以中原赤子爲心其亦忍棄垂成

之功耶先臣謝之曰今日之事豈予所欲哉  
命出詔書置几上進士等相帥歷堦視之  
皆大哭相顧曰然則將奈何先臣不得已乃  
曰吾今爲汝圖矣乃以漢上六郡之間田處  
之且留軍五日待其徙從而遷者道路不絕  
今襄漢多是焉方元术夜棄京師將遂渡  
河有太學生叩馬諫曰太子毋走京城可  
守也岳少保兵日退矣元术曰岳少保以五  
百騎破吾精兵十萬京師中外日夜望其

來何謂可守生曰不然自古未有權臣在內  
而大將能立功於外者以愚觀之岳少保禍  
且不免况欲成功乎生蓋陰知檜與元术事  
故以爲言元术亦悟其說乃卒留居翌日果  
聞班師議者謂使先臣得乘是機也以往北  
虜雖強不足乎也故土雖失不足復也一篲  
虧成萬古遺恨先臣旣還虜人得伺其實無  
所忌憚兵勢漸振向之已復州縣又稍稍侵  
寇先臣抑鬱不自得自知爲檜所忌終不得

行其所志用兵動衆恢拓土宇今日得之明日棄之養寇殘民無補國事乃上章力請解兵柄致仕 上賜詔謂其方資長筭助予遠圖未有息戈之期而有告老之請不許奉詔自廬入 覲 上問之先臣第再拜謝虜人大擾河南分兵趨川陝 上命先臣應之以王貴行八月以趙秉淵知淮寧府虜犯淮寧為秉淵所敗又悉其衆圍秉淵先臣復命李山史貴解其圍虜再攻潁昌 上命津發

人民於新復州軍據險保聚韓世忠捷于千秋湖命以蔡州軍牽制九月虜犯宿亳命控扼九江又付空名告身自正任承宣使以下凡四百八十一道以激戰功冬十月川陝告急復請益兵以董先行又命廣設間諜誘契丹諸國之不附兀朮者十一月命益光州兵援田邦直虜聚糧順昌將寇唐鄧入比陽舞陽伊陽諸縣命捍禦隄備是冬梁興在河北不肯還取懷衛二州大破兀朮之軍斷山東

河北金帛馬綱之路金人大擾  
紹興十一年 辛酉歲 年三十九

援淮西 召赴 行在 除樞密

副使 賜金帶魚袋銀絹鞍馬等

帶本戢按閱 御前軍 還兵柄

還兩鎮節 充萬壽觀使奉朝請

證張憲事歿

春正月 謀報虜分路渡淮先臣得警報即上  
請合諸帥之兵破敵未報十五日兀朮韓

常果以重兵陷壽春府二十日韓常與偽龍  
虎大王先驅渡淮二十五日駐廬州界邊報  
至 行在 上賜御札曰虜人已在廬州界  
上卿可星夜前來江州乘機照應出其賊後  
詔未至先臣竊念虜既舉國來寇巢穴必虛  
若長驅 京洛虜必奔命可以坐制其弊二  
月四日既遣 奏復恐 上急於退虜又上  
奏曰今虜在淮西臣若擣虛勢必得利萬一  
以爲寇方在近未暇遠圖欲乞親至鄆黃相

度形勢利害以議攻卻且虜知荆鄂宿師必  
自九江進援今若出此貴得不拘使敵罔測  
至是上得乞會兵奏大喜及得擣虛奏果  
令緩行是日又得出蘄黃之請益喜手札  
報諭以為中興基業在此一舉初九日先  
臣始奉初詔時方苦寒嗽力疾戒行以十  
一日引道先臣猶謂大軍行緩親以背嵬先  
驅十九日上聞先臣力疾出師賜札曰  
聞卿見苦寒嗽乃能勉為朕行國爾忘身

誰如卿者師至廬州兀朮聞先臣之師將至  
與韓常等俱懲賴昌之敗望風遽遁遂還兵  
于舒以竢命上賜札以先臣小心恭孝宗皇帝  
嫌不敢專輒進退為得體兀朮用酈瓊計復  
窺濠州三月初四日先臣不俟詔麾兵救  
之次定遠縣兀朮先以初八日破濠州張俊  
以全軍八萬駐于黃連鎮去濠六十里不能  
救揚沂中趨城遇伏僅以身免殿前之兵殲  
焉虜方據濠自雄聞先臣至又遁夜踰淮不

能軍夏四月遣兵捕擄賊駱科又遣兵援光  
州自朱仙鎮之機一失虜勢浸橫暫卻遽進  
不可復圖隄防攻討皆無預於恢復之計拓  
臯之戰能拒敵人之鋒而已中原之事未可  
議也十年冬司農少卿高穎慷慨自陳欲裨  
贊岳飛十年連結河朔之謀措置兩河京  
東忠義軍馬為攻取計梁興不肯南還復懷  
衛二州絕山東河北金帛馬綱之路然竟亦  
無所就虜人之強自若既而秦檜竟欲就和

議患諸將不同已用范同策召三大將論功  
行賞先臣至行在二十四日授樞密副使  
加食邑七百戶實封三百戶特旨位在參  
知政事上賜金帶魚袋銀絹等視宰臣初  
除禮先臣奏請還兵二十七日罷宣撫司皆  
冠以御前字五月十一日詔韓世忠留  
院供職俊與先臣並以本職按閱軍馬措置  
戰守同以樞密行府為名撫定韓世忠軍于  
楚州先是先臣少俊等十餘歲事俊甚勤紹



興改元有李成之役俊既叨先臣之功得追其責甚德先臣且服其忠略屢稱薦於上其後二三年間蕩二廣江西之勅寇復襄陽六郡之故疆不淹時而大功立時論許予真諸將右亦自謂得人傑行賞不計其等擢之不次之位俊頗不平四年虜犯淮西俊分地也怯敵不肯行宰臣趙鼎責而遣之至平江府又辭以墜馬傷臂鼎怒命一急足領之出關且奏請誅俊以警不用命者既又以

無功還先臣渡師一戰大捷解廬州圍上竒其功畀以鎮寧崇信兩鎮之節俊益耻之及先臣位二府正專征天下稱三大帥與俊體敵俊忿疾見於辭色先臣益屈已下之數以卑辭致書於俊俊皆不答揚公平先臣又致書獻俊樓船一兵械畢備俊受船復不答先臣事之愈恭俊橫逆自若至七年恢復之請大合上意札書面命皆以中興之事專畀先臣又所賜褒詞每有表異之

語如曰非我忠臣莫雪大耻卿爲一時智謀  
之將非它人比 朕非卿到終不安心甚者  
謂聽飛號令如 朕親行後見之常憾其軋  
已有意傾之是歲淮西之役先臣聞命即行  
途中得後咨目甚言前途糧乏不可行師先  
臣不復問鼓行而進故賜 札曰卿聞命即  
往廬州遵陸勤勞轉餉艱阻卿不復顧問必  
揣其行非一意許 國誰肯如此後聞之疑  
先臣漏其書之言於 上歸則倡言於 朝

謂先臣逗遛不進以乏餉爲辭或勸先臣與  
俊廷辨先臣曰吾所無愧者此心耳何必辨  
及是視世忠軍俊知世忠嘗以謀劫虜使敗  
和議忤擢承擢風旨欲分其背鬼謂先臣曰  
上留世忠而使吾曹分其軍 朝廷意可知  
也先臣曰不然 國家所賴以圖恢復者唯  
自家三四輩萬一 主上復令韓太保典軍  
吾儕將何顏以見之俊大不樂比至楚州乘  
城行視俊顧先臣曰當修城以爲守備計先

臣曰吾曹所當戮力以圖尅復豈可爲退保計耶後艱然變色遷怒於二候兵以微罪斬之韓世忠軍更耿著與總領胡紉言二樞密來楚州必分世忠之軍且曰本要無事却是生事紉上之朝檜捕著下大理擇酷吏治獄將以扇搖誣世忠先臣歎曰吾與世忠同王事而使之以不辜被罪吾爲負世忠乃馳書告以檜意世忠大懼亟奏乞見投地自明上驚諭之曰安有是明日宰執奏事上以

詰檜且促具著獄於是著止坐妄言追官杖脊黥流吉陽軍而分軍之事不復究矣俊於是大憾先臣及歸倡言於朝謂先臣議棄山陽專欲保江且密以先臣報世忠事告檜檜聞之益怒使諫臣羅汝揖彈其事初檜不欲入宗強先臣乃建資善之請檜擠趙鼎而黜之先臣獨對衆歎惜與檜意俱不合已深惡之及檜私金虜主和議先臣慷慨屢上平戎之策以恢復爲已任入覲論和議則

斥相臣謀國不臧表謝新復河南赦則有唾  
手燕雲等語旨意大異上賜以手書諸葛  
亮曹操羊祜三事先臣恭書其後鄙曹操之  
爲人酷虐變詐且曰若夫鞭撻四夷尊中國  
安宗社輔明天子以享萬世無疆之休臣  
竊有區區之志不知得伸歟否也至虜人渝  
盟天上劄付檜奏於先臣先臣讀之見德無  
常師主善爲師之說惡其言飾姦罔上則  
又恚罵曰君臣大倫比之天性大臣秉國政

忍面謾其主耶檜自是旣憾先臣之非已  
又懼其終梗和議忤金人意謂先臣不死已  
必及禍遂有必殺先臣之念日夜求所以誣  
陷之者先臣亦自知不爲檜俊所容屢請解  
兵避之不許始檜議和諸將皆以爲不便檜  
知張俊貪可以利動乃許以罷諸將兵專以  
付俊俾贊其議俊果利其言背同列而自歸  
于檜檜深感之至是得俊語復投其所甚欲  
乃日召俊與謀共危先臣以万俟卨在湖北

嘗與先臣有怨故風高彈之高尤喜附擗願  
効鷹犬章再上不報又風羅汝揖章六上又  
不報會先臣亦累抗章請罷樞柄上惜其  
去以詔慰之曰曾居位之日幾何而丐間  
之章踵至無亦過意為之憮然先臣力辭八  
月還兩鎮節充萬壽觀使奉朝請恩禮如  
舊制詞有奮身許國黜趙士之曼纓勵  
志圖功撫臧宮之鳴劍表先臣之志始終不  
替也於是擗俊之忿未已密誘先臣之部曲

以能告先臣事者寵以優賞卒無應命又遣  
人伺其下與先臣有微怨者輒引致之使附  
其黨否者脅之以禍聞王貴嘗以潁昌怯戰  
之故為臣雲所折責比其凱旋先臣猶怒不  
止欲斬之以諸將懇請獲免又因民居火貴  
帳下卒盜取民蘆筏以蔽其家先臣偶見之  
即斬以徇杖貴一百擗俊意貴必憾先臣父  
子使人誘之貴不欲曰相公為大將寧免以  
賞罰用人苟以為怨將不勝其怨矣擗俊不

能屈乃求得貴家私事以劫之貴懼而從時  
又得王俊者嘗以從戰無功歲久不遷頗怨  
先臣且位副張憲屢以姦貪爲憲所裁與憲  
有隙俊本一點卒始在東平府告其徒呼子  
等罪得爲都頭自是以告訐爲利不問是否  
自出身以來無非以告訐得者軍中號曰王  
鵬兒鵬兒者擊搏無義之稱也檜俊使人諭  
之輒從於是檜俊相與謀以爲張憲貴俊等  
皆先臣之部將使其徒自相攻發而因及其

父子庶主上不疑張俊乃自爲文狀付王  
俊妄言張憲謀還先臣兵使告之王貴乃使  
貴執憲以歸于已是時俊附檜黨檜方專國  
擅權威動人主風旨所向無敢違忤是非黑  
白在檜呼吸間自非守道不屈之士未有不  
折而從之者故貴等唯其所使憲未至張俊  
預爲獄待之屬吏王應求請於俊以爲密院  
無推勘法恐壞亂祖宗之制俊不從親行  
鞠煉使憲自証謂得臣雲手書命憲營還兵

計憲被血無全膚竟不伏俊手自具獄以獄  
之成告于檜十月械憲至行在下之棘寺  
十三日檜奏乞召先臣父子證張憲事  
上曰刑所以止亂若妄有追證動搖人心不  
許檜不復請十三日矯詔召先臣入臣雲  
亦逮至據三朝比盟前一夕有以檜謀語先  
臣使自辨先臣曰使天有目必不使忠臣陷  
不義萬一不幸亦何所逃明日使者至笑曰  
皇天后土可表飛心耳初命何鑄典獄鑄明

其無辜改命万俟卨高不知所問第譁言先  
臣父子與憲有異謀又誣先臣使于鵬孫革  
致書于憲貴令之虛申探報以動朝廷臣  
雲以書與憲貴令之擘畫措置而其書皆無  
之乃妄稱憲貴已焚其書無可證者自十三  
日以後坐繫兩月無一問及先臣高等皆憂  
懼無辭以竟其獄或告卨曰淮西之事使如  
臺評則固可罪也高喜遽以白檜十二月十  
八日始劄下寺命以此詰先臣高先令薄錄

先臣家取當時御札束之左藏南庫欲以滅迹逼孫革等使證先臣逗留而往來月日甚明竟不能紊乃命評事元龜年雜定之以傳會其獄會歲暮竟不成檜一日自都堂出徑入小閣危坐終日已而食柑以爪畫其皮幾盡良久手書小紙令老吏付獄中遂報先臣死矣蓋十二月二十九日也年三十有九其具獄但稱以衆證結案而先臣竟無服辭云憲與臣雲俱坐原幕屬賓客于鵬等坐者

六人獨參謀薛弼嘗有德於尚爲憲湖比時檜在永嘉日又嘗從檜遊且恭奴事得其歡心及在幕中知檜惡先臣動息輒報得不坐遷先臣家族於嶺南與張憲並籍沒貲產檜使親黨王會搜括家無儋石之儲器用惟存尚方所賜之外無有也初先臣之獄檜以忌怨成隙待先臣以必死何鑄旣明先臣無辜失檜意遷鑄執政而俾使虜實奪其位尚自請任其責乃擢之爲中丞專主鍛鍊獄之未



成也大理丞李若樸何彥猷以爲無罪固與  
高爭高即日彈若樸謂其黨庇先臣與彥猷  
俱罷大理卿薛仁輔亦言其寃狀卒以罪去  
知宗士懷請以百口保先臣高劾之竄死于  
建州布衣劉允升上疏訟其寃下棘寺以死  
王俊以告誣自左武大夫果州防禦使超轉  
正任觀察使姚政龐榮傳選等以傳會遷轉  
有差後王俊離軍檜猶不忘之授以副總管  
從者賞違者刑苟知避禍無不箱結奉承時

董先亦逮至檜恐其有異辭引先面諭且甘  
言撫勞之曰毋恐第證一句語言今日便出  
先唯唯檜使大程官二人護先至獄中先對  
吏果即伏遂釋之不逾半刻據趙牲之唯樞  
密使韓世忠不平獄成詣檜詰其實檜曰飛  
子雲與張憲書不明其事體莫須有世忠曰  
相公言莫須有何以服天下因力爭檜竟不  
納先臣死洪皓時在虜中馳蠟書還奏以爲  
虜所大畏服不敢以名呼者唯先臣號之爲

岳爺爺諸酋聞其死皆酌酒相賀曰和議自  
此堅矣他日皓還朝論及先臣死不覺為  
慟上亦素愛先臣之忠聞皓奏益痛悔焉  
死之日天下知與不知皆為流涕下至三尺  
童子亦怨秦檜云查籥嘗謂人曰虜自叛河  
南之盟岳飛深入不已檜私于金人勸上  
班師金人謂檜曰爾朝夕以和請而岳飛方  
為河北圖且殺吾壻不可以不報必殺岳飛  
而後和可成也檜於是殺先臣以為信沈尚

書亦謂先臣霖曰先臣之忤張俊也以廉忤  
秦檜也以忠俊方厚貲而先臣獨清檜方私  
虜而先臣獨力戰此所以不免也時以為名  
言

鄂國金佖粹編卷第八

